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三

湖西閭鎮珩輯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鎮戍

明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爲九邊初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畧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于紫荆關及蘆花嶺設千戶所守禦又詔山西都

衛於雁門關太和嶺并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
兵九年敕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
口松亭關烽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十五年又於北
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以各衛卒守戍二十年置北平行都
司於大寧其地在喜峰口外故遼西郡遼之中京大定府也
西大同東遼陽南北平馮勝之破納哈出還師城之因置都
司及營州五屯衛而封皇子權爲寧王調各衛兵往守先是
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及興和等千戶所東西各四
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二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
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
絡永樂初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徒之保定調營州五

屯衛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洞三河以大寧地界兀哈自是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先是興和亦廢開平徙於獨石宣府遂稱重鎮然帝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張傑言延慶等境廣袤千里所轄二十五營堡每處僅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宜選精銳九千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庶緩急有備又請分布鄜慶防秋軍二千餘人於緣邊要害從之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綏德後東勝內遷失險捐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

榆林城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
戍天順中阿羅出入河套駐牧每引諸部內犯至是巡撫余
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墩堡
相望橫截套口內復塹山堙谷曰夾道東抵偏頭西終寧固
將勇士力北人呼爲橐駝城云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英國
公張懋條上邊備言居庸關黃花鎮喜峰口古北口燕河營
有團營馬步軍萬五千人戍守請益軍五千分駐永平密雲
以策應遼東涼州鎮番莊浪賀蘭山迤西從雪山過河南通
靖虜直至臨鞏俱蔽入犯之路請調陝西官軍益以甘涼臨
鞏秦平河洮兵戍安定會寧遇警截擊以涼州銳士五千扼
要屯駐彼此策應詔可初大寧之棄以其地界朵顏福餘泰

寧三衛蓋元良哈歸附者也未幾遂不靖宣宗嘗因田獵親帥師敗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雲止設都指揮鎮守土木之變頗傳三衛助逆後因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至是朵顏獨盛情叵測嘉靖初御史邱養浩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以扼其要又請多鑄火器給緣邊州縣募商糴粟實各邊衛所詔皆行之十八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烟火蕭然巡撫都御史陳講請以兵六千戍老營堡東界之長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關形勢寧武爲中路莫要於神池偏頭爲西路莫要於老營堡皆宜改設參將雁門爲東路莫要於北樓諸口宜增設把總指揮而移神池守備於利民堡老營堡游擊於八角所各增

軍設備帝悉許之先是翁萬達之總督宣大也籌邊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東盡老營堡凡三百五十四里西路丫角山迤北而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陽河迤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治凡一千二十三里皆逼臨巨寇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皆峻嶺層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內邊者乃請修築宣大邊牆千餘里烽

墩三百六十三所後以通市故不復防遂半爲敵毀至是兵部請敕邊將修補科臣又言垣上宜築高臺建廬以栖火器從之兵部言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惟薊獨無渤海所南山陵東有蘇家口至寨離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築牆建臺設兵守與京軍相夾制報可時兵力孱弱有警徵召四集而議者惟以據險爲事無敢言戰者其後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調遣防禦益疎朵顏遂乘虛歲入及萬厯之季西部不靖土蠻部落東西煽動將士疲于奔命矣初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遇有警調他衛軍往戍謂之客兵永樂間始命內地軍番戍謂之邊班其後占役逃亡之數多乃有召募有改撥

有修守民兵土兵而邊防日益壞洪武時宣府屯守官軍殆
十萬正統景泰間已不及額宏治正德以後官軍實有者六
萬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與土兵居半他鎮率類此初邊政
嚴明總兵官總鎮軍爲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爲奇兵遊擊
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爲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爲援
兵營堡墩臺分極衝次衝爲設軍多寡平時走陣哨探守瞭
焚荒諸事無敢惰稍違制輒按軍法其後皆廢壞云

日知錄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
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
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
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于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
虜莫善于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
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虜馬來侵半日可至乞
敕邊將遇秋深率兵朔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虜
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
可安矣翰林院編修祿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敕坐營將
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
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
寇出沒卽相機勦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海防

東晉時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

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其要津也宋建炎四年金虜退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備寇之計尤不可緩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船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頤浩先是創沿海

制置使以集撰仇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三十一年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防海道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我師猝至寶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眾喜爭奮引帆頃間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

元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
猶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
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造舟
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道者寶聞亮已濟
淮駐東海視緩急爲援是時葉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
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
練海道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不相
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各隨便
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扼於塘岸之口策之上也

章俊卿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
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

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爲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
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卽擣吾腹矣視江淮之師雖列
百萬各監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防之兵許浦定
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爲長江之
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爲四明之備其於
京畿海門勢甚遼遠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
不翅百里定川抵浙江往來亦兩三日何以相援耶今日
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
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

元至元十八年十月高麗王并行省言金州合浦固城全羅
州等處沿海上下與日本正當衝要宜設立鎮邊萬戶府屯

鎮從之尋詔以征東留後軍分鎮慶元上海澈浦三處上船
口十九年命沿江州郡視便宜置軍鎮戍自歸州及江陰至
三海口凡二十八所二十六年江淮行省言浙東一道地極
邊惡賊所巢穴請以三萬戶鎮守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
赤怯烈一軍戍溫處扎忽帶一軍戍紹興婺州其寧國徽州
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今盡遷之江北更調高郵泰州兩萬
戶漢軍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
萬戶府杭州行省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
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艦
二十艘今增置戰艦百艘海船二十艘從之

明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

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
踰寶坻盧龍抵遼東又千三百餘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
在出沒故海防重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
從廖永忠言命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增置多櫓快船無
事則巡徼遇寇以火船薄戰快船逐之總兵官每春以舟師
出海防倭迄秋乃還二十年命周德興抽福建福興漳泉四
府三丁之一爲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
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
江之小官場及青村南漚嘴城二千戶所又置臨山衛於紹
興及三山瀝海等千戶所而寧波溫台並海地先已置八千
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霽靄大松錢倉新河松門皆屯兵設

守二十一年命湯和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使司五曰福寧鎮東平海永寧鎮海領千戶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門高浦六鰲銅山元鍾二十三年造蘇州太倉海衛舟旋令濱海衛所每百戶及巡檢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盜賊從山東都司周彥言建五總寨於寧海衛與萊州衛八總寨共轄小寨四十八永樂六年命李彬等緣海捕倭兵防益嚴自後朝廷閱數歲一令大臣巡警至嘉靖中倭患起始設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都御史已改巡撫爲巡視未幾倭寇益肆增設金山參將分守蘇松海防尋改爲副總兵調募江南北徐邳官兵兵充戰守而杭嘉湖亦增參將及兵備道倭復犯蘇州南京御史

屠仲律言五事其守海口云守平陽港黃花澳據海門之險使不得犯溫台守寧海關湖頭灣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窺寧紹守鯨子門乍浦峽使不得近杭嘉守吳淞劉家河七丫港使不得掩蘇松且宜修飭海舟小大相比或百或五十聯爲一綜募慣習水工領之而充以原額水軍於諸海口量緩急置防部是其議未幾兵部亦言浙直通泰間最利水戰往時多用沙船破賊請厚賞招徠之防禦之法守海島爲上宜以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倉東莞等船守普陀大衢陳錢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束首尾交接江洋亦要害地宜督水師固守報可已又令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鎮江圖山五總添設遊兵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詢請分福建之

福興爲一路領以參將駐福寧水防自流江烽火門俞山小
埕至南日山漳泉爲一路領以參將駐詔安水防自南日山
至浯嶼銅山元鍾走馬溪安邊館水陸兵皆聽節制福建省
城介在南北去海僅五十里宜更設參將選募精銳部領哨
船與主客兵相應援部覆從之廣東惠潮增設參將駐揭陽
福甯月港各增守備建延邵並募兵以備緩急其後莆田倭
寇平復五水寨舊制五寨者福寧之烽火門福州之小埕澳
興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嶼漳州之西門澳亦曰銅山故景
泰三年鎮守尙書薛希璉奏建者後廢至是巡撫譚綸疏言
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寨
爲正兵銅山小埕二寨爲遊兵寨設把總分汛地明斥埃嚴

會哨改三路參將爲守備分新募浙兵爲二班各九千人春
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
者以時閱視帝皆是之狼山故設副總兵至是改爲鎮守總
兵官兼轄大江南北萬曆三年設廣東南澳總兵官後又設
天津巡撫防畿甸又分淮安營兵守膠角嘴而自浙入閩之
三江及劉澳皆置兵焉天啟中築城於澎湖設遊擊一把總
二統兵三千築礮臺以守先是萬曆中許孚遠撫閩奏築福
州海壇山因及澎湖諸嶼且言浙東沿海陳錢金塘玉環南
麂諸山俱宜經理遂設南麂副總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遙
峙海中逶迤如修蛇多歧港零嶼中空濶可藏巨艘初爲紅
毛所據至是因巡撫南居益言乃奪而守之自世宗世倭患

以來沿海大都會各設總督巡撫兵部副使及總兵官參將游擊等員而諸所防禦於廣東則分東中西三路設三參將於福建則有五水寨於浙則有六總一金鄉盤石二衛一松門海門二衛一昌國衛及錢倉爵溪等所一定海衛及鄞甬大嵩等所一觀海臨山二衛一海鹽衛分統以四參將於南直隸則乍浦以東金山衛設參將黃浦以北吳淞江口設總兵於淮陽則總兵駐通州遊擊駐廟灣又於揚州設陸兵遊擊待調遣於山東則登萊青三府設巡察海道之副使管理民兵之參將總督沿海兵馬備倭之都指揮於薊遼則大沽海口宿重兵領以副總兵而以密雲永平兩遊擊爲應援山海關外則廣寧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汛以寧前參將爲應援

而金復海蓋諸軍皆任防海三岔以東九聯城外創鎮江城設遊擊統兵千七百哨海上北與寬奠參將陸營相接共計凡七鎮而守備把總分守巡徼會哨者不下數百員

沈彤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江以蘇松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由太倉入犯之徑道也曰白茆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江北之要害三曰新港卽三江口以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艘于此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此爲下策不得已而至于守城則無策矣

陳倫炯曰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鎮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袤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登萊是爲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爲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鼇山靈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入海則沈實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沈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

平少擱無礙閩船則底匱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
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
東向澎湃故潮汐之流比他省爲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
舟隨溜擱靡不爲壞是以海船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
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
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臯通州而至
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鎖鑰長江沙坂急潮其概相似
而崇明上鎖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
山接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鼉子
餘姚之後海寧波之鎮海雖沿海相聯要疆但外有定海
爲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于大海東達

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
防者當畱意焉江浙外海以馬蹟山爲界山北屬江山南
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
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
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由劍
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之外出洛迦門有東霍山夏
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權且與盡山南北爲犄角
山腳水深非加長樁纜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
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韭山弔邦亦賊舟寄泊之所此皆寧
波郡屬自寧波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桃渚崧門
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蟹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

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溫州瑞安金鄉蒲門此
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有三盤鳳皇北妃南妃而
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逕寄泊樵
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
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嶺小嶺閩山芙蓉
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爲福寧福州外護左翼之
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爲右臂外自磁澳而至
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
海壇實爲閩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
海內虛海套是爲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
當畱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妃北妃積

穀弔邦韭山東霍嶺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獺窟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爲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鰲古雷銅山懸鍾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溝白洋皆可暫寄以俟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權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則爲臺灣北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

白犬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縣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簪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澎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

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
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爲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最遠揚
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
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
鮑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
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
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瀝福建頭大嶺山
小嶺山伶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
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艚船海舶
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漿船櫓船漁舟皆可出海羣聚剽
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爲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

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爲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姦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爲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徑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甌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礮州下鄰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礮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出四百餘里而至海三面濱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

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
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白龍調埠州江永安山
口烏兔處處沈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
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
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
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
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
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
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
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
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

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日港之東路沿海
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
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袅港儋
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
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
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
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
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
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
所可比擬 程含章曰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
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

戰大雨不戰逆風激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
期將至沙路不熟賊眾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
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幸
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
之可以伏兵獲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
險阻隘也必其船傷行遲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半已投海
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倘值日暮賊從外
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收帆回港故殄滅最難非大
加振作未易卽平也

江防

淮防
河防

日知錄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江正義云江

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昫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于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昫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渡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泉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江乃移于龍潭隋唐之代移丹楊郡于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

今因之

晉王濬將伐吳造船于蜀吳建平太守吾彥爲鐵鎖橫斷江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彥獨堅守攻之不能下東晉末盧循徐道覆襲建業宋武帝引兵拒守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已而循果泊蔡洲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集眾數萬屯丹楊郡眾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宋武乃引軍還石頭眾莫之曉是日出列陣于南塘參軍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渡淮結陣待賊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乃退走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燾自臨瓜步于滁口造篳筏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遣將分守陳艦列營周亘江畔又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率人民渡江明年魏軍掠民戶燒邑屋而去初虜緣江舉烽火尹宏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陳禎明二年隋兵濟江樊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各須精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時毅子猛與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于白下游奔以備隋六合兵及城陷猛入于隋

唐武德中突厥頡利既和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鈞請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令溫

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斬大遼
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求欵

周顯德四年世宗幸淮上破其水砦砦在濠州東北十八里
灘上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李
景遣兵據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必不
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往眾莫喻其旨及至命
甲士數百跨橐駝以濟帝又領騎軍繼渡一鼓盡殪之虜其
戰艦而還

宋建炎三年金人南侵以韓世忠守鎮江兀朮分道渡江諸
屯皆敗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
敵歸要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

至世忠軍先屯焦山約日會戰金兵終不得渡時兀朮軍江南金援兵軍江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明日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已乃鑿渠接江口用小舟縱火敗我軍絕江遁去紹興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遊騎及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遠來餉必不繼可及其未濟擊之遲則淮非吾有矣後猶豫良久乃許德卽渡采石宿江中已而夜拔和州晨入敵遂退走三十一年金主亮來寇劉汜敗于瓜鎮命存中駐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與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存中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金使

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言不果用

元大德元年河南行省言汴梁古郡建立河南江北行省通
管江淮荆湖兩省所屬之地大江最爲緊要兩淮地險人頑
宋亡始來歸當時沿江一帶置定三十一翼軍馬鎮遏後多
遷調江南及分并各省止存原額十之一二乞照沿江元置
軍馬仍前鎮遏省院議沿江安置三十一翼總軍三萬四千
今令各省差占及逃亡者還充役足矣

明洪武初於成都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
舟四百艘又設陸兵於北岸浦子口相犄角所轄沿江諸郡
上自九江廣濟黃梅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和太平凡
盜賊及販私鹽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成化八年令江兵依

地設防于瓜儀太平留將領鎮守後又敕沿江守備官互相應援并給關防著爲令嘉靖八年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給事中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總兵罷不設十九年沙賊黃良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總兵之故乃復設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三十二年倭患熾復設副總兵於金山衛轄沿海至鎮江與狼山副總兵水陸相應時江北俱被倭乃量調九江安慶官軍守京口圖山等地久之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應鳳二巡撫防海後因倭警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隸之操江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漠然視之非委任責成意宜以圖山三江會口爲操撫分界報可隆

慶初令分汎設守責以上下南北互相策應又命諸軍皆分駐江上不得居城市萬厯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南京兵部尙書衷貞吉等謂既有吳淞總兵不宜兩設乃設兵備使者每春汎調備倭都督統衛所水陸軍赴鎮江後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長江千餘里上江列營五兵備臣三下江列營五兵備臣二宜委以簡閱訓練卽以精否爲兵備殿最部議以爲然故事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于適中地將領官亦月兩至江上會哨其後多不行

論曰漢唐二代言備邊之策者大抵嚴于西北而畧于東南至晉都維揚宋都杭越而東南之事變殷矣盧循航海而犯闕金人置淮以爲界所恃者天塹之巨險敵

人不能飛渡我主而彼客其來也可并力以拒之其戰也或制奇以勝之方是時門戶出入要徑無多收眾保險吾力易集此所以遷延百年之久而國勢粗足以自存者也及元政不綱東南糜沸張士誠方國珍之徒皆憑陵于海上明祖奮自側微手提一旅戡定東南遂負長江以爲固依鍾阜而作宅外建軍衛廣樹宗藩西北要隘控制畧盡區畫不爲不周矣然以文皇帝之雄材武畧北失大甯南覆交趾終乃委而棄之使中邦版籍淪喪于異域而不復其後遣宮監乘輶遠出宣布威命覃被重洋而中官盜兵之禍實自此構焉中葉以還倭患劇甚一隅之寇東突西騁中國疲于奔命者數十有

餘年竭天下之力糜百萬之餉莫敢薄伐而深入卒與之議欵而止豈非苦于備多力分我勞而敵反逸乎

國家定鼎燕薊是爲遼之南京元之大都北阻碣石東臨渤海昔人所稱天府險塞百二之雄莫能與京焉願自嘉道以來中外通商巨舶往還如履平地萬里長驅瞬息立至昔之所倚爲腹背喉襟者今則與敵共之矣且東南大澤門徑孔多出入之間防不勝防其來也如飄風其去也如疾雨驚飈駭浪之危無所畏怯于其中而又有機械之巧火器之利舉中土百萬之生靈供其一息之糜爛而不足此帷幄石畫之臣所爲望洋而愧歎也嗟乎昔之爲敵者一今之爲敵者十昔之防海也

少而易今之防海也多而難昔之戰于水與戰于陸一也今中國之所長在陸外夷之所長在水用敵之長攻我之短雖有孫吳韓白猶不能僥幸而況主閫者類非其人乎夫西北之防前史記之詳矣一夫當關萬人不得上以形則便以守則完若今日所以備禦東南者書契所未載開闢所未聞察其事變方興而未有已豈造物者將盡生命于塗炭乎不然江海不足以爲阻山河不足以爲固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說吾獨有深信于心將以俟夫居中而馭外者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上古之世風俗渾樸法令簡約刻木爲吏而民不對畫地爲獄而民不入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故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班固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幪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尙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也

一云以畫跪當黥草纓當劓以履扉當剕以艾髡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形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

也義及黃帝以兵定天下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肆諸市朝
置法不變使民安泰堯始單均刑法爲民儀則虞舜以
聖德繼之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共工于幽
州放驩兜于崇山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四罪而
天下咸服舉皋陶爲大理之官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命
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三居者孔安國以爲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
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是也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討
其罪而誅之啓伐有扈士不用命者戮于社其後又著
禹刑之篇湯作官刑倣于在位三風十愆以訓蒙士凡

此皆聖哲之君出令布憲務折衷于大道以助成至治者也故自咎繇造獄後代因之夏曰夏臺亦曰念室殷曰羑里亦曰動止周曰囹圄亦曰稽留其在天文勾圖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春秋元命苞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也殷之末紂爲無道醢鬼侯脯鄂侯剝剔孕婦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炮烙之刑是時西伯獻河西地請除苛法六州之民由此歸心而身幾不免于羑里之禍然微子之書稱小民不畏國法至于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周公相成王反商舊政首建三典懸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又作誓命曰毀則

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預謂周之衰作書謂之九刑今亡已久然則三代故府之所傳守其湮廢于秦火者必多矣贖金之說雖見虞書而周官無其文至穆王耄荒命呂度作刑倣四方特著其事後之儒者疑其衰世之法非盛古明王所常行秦漢以降律令繁興尤不能悉合于古要其因時而制變據經以斷獄亦爲吏者所當究心也作刑典考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所以防姦刑

正人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法

也詰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

二曰刑

用輕法者民未習於教

平國用中典

平國承平守成之法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亂國篡弑叛逆

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以五刑糾萬民

糾猶察異之

一曰野刑上功糾

力功農功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

三曰鄉刑上德

糾孝

德也六德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

五曰國刑上愿

糾暴

暴當為恭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

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正歲又縣其書重之

小司寇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

羣士

羣士遂士以下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

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

而縣之于門閭

左右助也助其禁民為非也國城中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

門有難載下帷野有四律軍有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

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

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掌

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府中掌士之八成八成者今時決事比一曰

邦汙國汙者對汙盜取國家密二曰邦賊為逆者三曰邦謀為

國反四曰犯邦令教令者五曰橋邦令稱詐以六曰為邦盜

竊取國之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

寶藏者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顧災武曰士師掌王之八成七曰為邦朋太公對武王民

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

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

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于上而私黨植于下故箕子之
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 惠士
奇曰周禮邦朋注云故書朋作儻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
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儻宗蘇林曰儻音朋蓋本鄭司
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儻讀若倍
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儻非朋審矣古有朋
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儻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
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
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儻謂之亂獄管子幼
官篇所謂散羣儻署也強者爲囹弱者爲屬囹屬羣徒私
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成之者散之焉儻古倍字皆從人

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朋說文引虞書朋淫于家

朋與朋通廣雅否弗朋批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百

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

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男子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別斷足也周改贖作別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傷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昨寇賊叔畧奪攘擣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于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

布憲掌憲邦之

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

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布

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

凡邦之大事合眾

庶則以刑禁號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

政令凡宮之糾禁宮刑在王宮中 太宰以八灋治官府七

曰官刑以糾邦治詳入法考以八則治都鄙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

曰誅以馭其過詳入法考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

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

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敬

師長造言訛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

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冠履弁也奇技奇器若

公輸般請以機寔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

以機寔

殺皆謂虛華捷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今時持喪葬
給無誠者也數文書使民此四誅者不以聽倍禮違制
為其為害大
而辭不可習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
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
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
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
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
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褻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
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

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也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 顧炎武曰舜之命龍也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于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于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

禁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

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

見血乃為傷人耳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誣力正

以力強得正也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奚隸女奴里奴

也其聚出入有所使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陳

市也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大者凡殺其親者焚之殺

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謂去衣陳之王之親者辜之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凡殺人者路諸市肆

之三日刑盜于市路價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罪之麗于瀕

者亦如之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面凡軍旅田役斬

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墨者使守門於禁御劓者使守關

截鼻亦無妨以貌曉遠之宮者使守內道絕也刑者使守圉斷足驅衛禽

髡者使守積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掌囚掌

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

者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

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凡盜賊軍鄉邑及家

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桎而已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者殺之

人殺之無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

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率

引人欲犯法者其

時格殺之無罪 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也成平

鄉里之民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人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

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鬪怒者

司市以刑罰禁競而去

盜刑罰憲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

徇舉以示其

撻也憲罰

司稽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凡有罪者

撻戮而罰之罰之使出布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

有數鬯賈而梏之入于司兵

任器貨賄皆盜賊所用傷人兵

今時得殺人所用兵器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

盜賊加責沒入縣官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今之凡

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

七歲而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

毀齒六世重考

隸也物衣服帥其民而搏盜賊役中國之辱事為百官積任

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百官所當任持之器邦有

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類辱之事類猶罪隸掌役百

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大司寇以圜土

聚教罷民中國土獄城也聚罷民其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

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不故犯法實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

悔而能改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

齒三年反于中國謂舍之還于故鄉里也其不能改而出圜

土者殺逃亡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凡萬民之有罪

過而未麗於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于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

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

之則宥而舍之

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自訖使

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

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

不齒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任之以

事若今時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言其

罰作矣

但知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

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

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于法者司教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

諸嘉石役諸司空

謂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衰惡之狀著之背也

其有過

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

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

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

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

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罰罰贖也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

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剕剕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苒苒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齔寡無蓋皇

帝清問下民齔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

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顧炎武曰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
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
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謾則告五帝以
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
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
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鉄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
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

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鯨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胡承諾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已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月令孟秋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

擄執

順秋氣政尚嚴

命理

獄官也

瞻傷察創視折

創之淺者曰創

仲秋命有司

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當謂值其罪

季秋乃趨刑獄毋留有罪

有罪者即決

孟冬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撓撓

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

仲冬築囹圄

順時氣也

祭統草艾則墨

秋草木成可艾艾給爨烹則始行小刑也

服問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

上附下附列也

列等比也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

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

道也

國語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

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軍戮也

中刑用刀鋸

割射用刀鋸斷截用鋸

其次用鑽笮

鑽廣刑笮縣刑

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左傳婦人無刑雖

有刑不在朝市 家語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
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
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

後漢孔融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
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
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
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
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
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
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

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
骨立衛武之初筵陳鴻之都賴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漢開改惡之路蓋爲此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
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
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
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
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 鄭駟歆嗣子太
叔爲政殺鄭析而用其竹刑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
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
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

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
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
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
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楚無字曰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
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所
以爲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

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

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獄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

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化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孔叢子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
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
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
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
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
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
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
也

聽斷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

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

也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罪相告

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凡諸侯之

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法

入法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謂若小司

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

讀書則用法附猶著也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

論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二曰色聽觀其

顏色不直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五曰目

聽不直則眊然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一曰訊羣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聽民之所刺宥以

施上服下服之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歲終則令羣士

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其得

屬之計乃令致之于王

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

令

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

劑

詳八法考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鄉士掌國中

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六鄉之獄在

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鄉士八人分主三鄉

聽其獄訟察其

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其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辨異謂殊其文

書也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

司寇聽之斷其獄

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各附致其法以成議

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若今二千石

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協日今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

而往泣之尸之三日乃反也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

遂士掌四郊

其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六遂之獄在四郊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

糾其戒令

遂士十二人二分主一遂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

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

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

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

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言各于其遂

者四郊六遂遠處不同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令猶命也

縣士掌

野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日野三百里以外至四

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

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

之三曰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謂縣士職聽之時

方士掌

都家

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

獄訟者

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凡都家之士所

上治則主之

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

訝士掌四方

之獄訟

四方諸侯之獄訟

諭罪刑于邦國

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凡四方之

有志于士者造焉

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

尉議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

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之治聽期外之

治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

聽其辭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

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為能證者來乃其辭為治之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著法矣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

教而有獄訟者與其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不服教不聽訟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

斷刑之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

歸之于士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

社登其上下而棲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精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別之不復以聽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

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

訟詳市政考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

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謂齋券契者來訟也

詳見八法考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

市而刑殺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士鄉士也

之也庶姓無爵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者皆刑殺於市

必三刺以求民情斷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附

從輕求從輕赦從重罪重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

天諭言與刑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鄭過也過人罰人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濩深

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濩深謂俱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猶輕

重已行故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

事曰比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於周鄉師之屬

今漢有正平丞案所置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大司寇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

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又當作宥三宥詳見下篇

康誥王曰嗚

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

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剿則人無或剿則人王

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

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
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醫不畏死罔弗憖王曰封元惡大憖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憂矧惟外
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憖已汝乃其造由茲義率殺
多方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
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立政周公曰今

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君陳王曰君陳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仲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

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
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
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
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
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
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周語溫

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人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

爲墨殺人不思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
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
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檀弓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沔其宮而豬
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
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聞之不

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其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施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

從而制之故刑彌煩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叢子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興其賢者而廢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上盜先息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

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
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恕寡矣
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平本書曰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惟從孔
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
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
情書曰人有小罪非胥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
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胥災適爾旣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訟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
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

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
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
罰無僭亂辭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
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
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
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
也

赦宥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

乃欲研伐而轂中人者遺忘若問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

三赦曰春愚春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

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刑也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八十九十曰毫毫極也七年

曰悼悼憐也悼與毫雖有罪不加刑焉小司寇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二曰

議故之辟謂舊知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四曰議能之

辟能謂有五曰議功之辟謂大有勳勞立功者六曰議貴之辟若今時

有罪先道舊者七曰議勤之辟謂樵悴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

請是也後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

子為輔鉞嚴子為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諸甸掌囚

坐士榮為大理師氏

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詳官掌戮刑考

唯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甸師王之同姓有

辜則死刑焉文王世子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凡

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

刑罪則纖剝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

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

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

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刑不上大夫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

肆掠止獄訟順陽寬也省減也肆謂死孟夏斷薄刑決小罪

刑暴尸也掠謂桎治人

出輕繫崇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提猶寬也

百官靜事毋刑

罪罰之事不可

開以定晏陰之所成

晏安也陰猶安

左傳肆大青肆失也青災也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誓曰聖有蓍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有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孔叢子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

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先而刑之謂之
恃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積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論曰禮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夫小人之爲不善也常
懷僥幸苟免之心是以先王制爲一定之法而不可易
彼其罪既麗于法雖奸黠之巧百出而終無能以自脫
記曰凡制刑罪輕無赦良以爲法令過寬則犯者將不
勝其眾也周官士師雖有三宥三赦之文而宥奸巨惡
與明知故犯者不與焉至于所議有八則先禮而後刑
緣情以立義又非苟爲赦論而已後世惟諸葛孔明知

此意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身相蜀數十年未嘗輕赦一人司馬光亦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是故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衷之于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于殺戮者勢有所不得已也宋太宗時嘗因郊祀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請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固哉普之言也乎夫法者古今共之苟有以便一國雖治天下可也奚沾沾焉拘疆隅廣狹之分哉斯言可謂不達治體矣